

第〇八七冊

方輿彙編

職方典

太原府部
平陽府部

(卷)

三〇四—三〇六
三〇九—三一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人倫大化主於夫子夫子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無預乎吾家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於吾夫子故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加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尊大之又孰加焉惟郡縣守長德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僞劉一天下壞太原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後弗慮及遠不知井據都會異日爲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爲不急置城之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者卽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曆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偏隘其後生員渡廣至坊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立於庭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遑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叅軍牛景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寶買民廟北地命崇儀使并代州營

內兵馬鈐轄張僕古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思集工視役撤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肅然而雄辟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堠於廟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塗茨丹腹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爲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于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唐虞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爲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月日記

思鳳亭記

文彥博

楊盈川所居廡舍好治亭榭其榜額皆制美名大爲遠近所笑夫考室命名者衆矣或卽其地號而著或因其事實而稱揭而書之斯用無愧苟異於是則徒豐其額美其名必爲有識者之撫掌天聖庚午歲九月七日彥博受命宰榆次越明年春正月四日始到

官邑之生齒受地而附籍者五萬二千戶喬居而未業者不與焉河東之邑斯最爲大嘵言控訴庭無虛日敏政者蒞之猶憚弗及顧予非劣豈敢逸豫蓋夙夜而在公者迄三時矣未窺園圃歲聿云暮適西成告豐而邑中之園亭得以覩覽縣令表位之南舊有小園頽廢已甚乃榮垣雍草惟塗暨芟無變本而增華但踵故而加飾亦旣成室必也命名可書者有三而思鳳是其一也詢于父老之口質以往圖之載皆泯因扁是亭曰思鳳所謂卽地號而著因事實而稱者斯得之矣自是居是亭者誠能修苟公之政致祥禽之集則後之人思之亦如今之思苟公者矣詩曰苟令吟琴地吁嗟集鳳兮想同桑雉擾應並棘鸞栖承乏今無敢思賢古若稽我來求舊址卽署改親題不獨懷希驥聊將警割雞一闕循吏表芳躅愧攀躋明道五年二月四日

太原府學文廟記

金趙風

自虞夏殷周設國學之法以養天下士取以備百執事之選故能卒相治功漢魏以降學校聿興而名士輩出然則取士雖非一途而學校得人爲多故天下不可一日無學校也信矣太原自周秦隋唐以來控扼西北皆爲重鎮分虎符者例皆修障隧飭戈矛以捍患禦侮爲事何暇議學校乎我皇朝應天順人蕩海平獄教燭窮陘威震荒遐六七十年間無大吠之譽今之太原遂爲內地府舊有學置兵革之後蕩毀無餘至天會九年耶律公資讓來帥是邦嘆館弗修

但取故官舍餘材以成之正隆初完顏宗憲爲尹稍加繕完大定丙午張公子衍爲亞尹楊公伯元爲漕貳二公以殿宇卑隘立建賢堂於兩廡間制度蓋未廣也聖上嗣復大政宗儒尚文明昌二年以前中都路都轉運使張公大節出尹太原太原于公爲鄉郡故尤以宣布教條率勵風俗爲己任始至首謁先師見其棟宇卑陋階廡狼藉喟然嘆曰是足以上副皇朝右文之意乎乃量工命日撤故就新始自大殿重加整飾周以翠甍華而不侈考禮爲宜因中門兩翼構爲外舍各三楹分六齋又建大堂於建賢堂之南儼雅清潔望之生敬故講堂去殿不數步無階陞可以降升闇翳迫隘不堪其陋今北遷二十步有奇隆基三尺餘高壯偉麗與大殿相輝映復構屋十楹左右爲齋十六稍南又各建六楹分八齋及外齋總三十楹講堂之後提學教授正錄之位序咸在焉講堂談經既有堂與齋矣儲粟藏書既有庫矣飲神有庖祭祀有器秀茂之士其志如歸公乃詣學召集諸生諄諄勸誘不啻如賢父兄之切至也是年登龍飛榜者學籍凡七人翰林應春王澤首冠多士先是公持橫海節亦時修飾學宮督學儒業學生徐達是舉魁天下井滄皆古名鎮以學校之廢故久無登科者一日興學二人繼成大名則知張公教養之勤豈非其效驗耶嗚乎農夫耕腴其獲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求也必無獲今夫巍冠博帶廣袂之衣傲然游其中者雖有瑰傑之才苟無學術以濟之其將何獲要之士貴業之勤而志之篤也方今貢舉之法既取詩賦以振天下英雄之氣又談

經義以傳先哲淵源之學使放蕩者退而有所拘空疏者望而不敢進其所以籠天下之俊造無所遺矣士生此時可謂厚幸諸公業精于勤他日登巍科行所學光明秀傑輝耀士林以取卿相者足以爲張公之榮矣不究其本根肆其懈惰望洋而嘆目崖而返進不能取科名以經世退不能抱仁義以勵俗皆張公之罪人也乃叙其梗槩以告來者使勉于學以副張公責望之意

烈石祠禱雨記

明于謙

陰陽不測之謂神真實無妄之謂誠誠爲神之寔體神爲誠之妙用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斷斷乎其不可誣也然神之靈不一有因山川毓秀人心景慕而靈者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利天下者是已有生立名節歿享血食而靈者古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而能利國家庇民者是已要皆以誠感之而後有以致其靈不然則幽顯之間漠然而不相通矣宣德癸丑歲自春徂夏山西閩境不雨衆咸以歲事爲憂欽差鎮守山西都督李公謙詢於部使者元雲搆陰爰降甘澤以慰士女以潤稼穡病者以甦愁者以懌降福穰穰曷其有極神不我違敢稽報德樹石廟門表表奕奕自今伊始神人咸適歲獲豐穰遂生殖粢盛修潔以享以格永戴神庥萬古無斁

烈士廟記

李濂

余讀遷史至程嬰公孫杵臼之事及左氏所紀提彌明鉗麑之死靈輒之亾與韓獻子啓景公立孤之言未嘗不掩卷而悲引袂雪涕而泣下不已也嘉靖癸未秋余巡郡邑至忻之九原夫九原者晉卿大夫之葬域趙宣孟之田邑也世家謂趙孤復立得其田邑如故檀弓國語並載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蓋卽此地云余駐馬遲回詢程嬰杵臼韓厥諸墓父老曰鉗麑受命于公而賊宣孟者也提彌明車右也靈輒翳桑之餓人也觸槐搏獒接踵死焉倒戟報食不告亡焉皆感宣孟之義而奮不顧身不可不謂之難也宜合祀之於是貌宣子於中而厥嬰杵臼彌明鉗麑咸配食蓋合祀禮也先宣子主也次獻子貴也次嬰

憔悴而顛蹙者舉欣欣然而有喜色矣是雖神之靈亦誠意之所感也諸公將立石以昭神明會予奉命出撫河南山西而弭節太原遂屬筆予予惟神之遺烈載在信史而無庸書惟聖朝深恤民隱故居官者咸以救災恤患爲念匪神之靈亦安能轉亢旱而爲豐穰也哉受神之賜旌于石以報之禮也乃著其感應而復爲之銘銘曰有翼者祠峙于西北厥神之靈旣顯而赫生著英烈死享廟食歲惟亢旱民憂菜色有嘉闡帥特用憫惻詢謀僉同臬司方伯齋沐致虔罔不精白致禱於神神應靡忒如問而答如求而得元雲搆陰爰降甘澤以慰士女以潤稼穡病者以甦愁者以懌降福穰穰曷其有極神不我違敢稽報德樹石廟門表表奕奕自今伊始神人咸適歲獲豐穰遂生殖粢盛修潔以享以格永戴神庥萬古無斁

杵功也次彌明麾輒推及其烈也春秋饗之思也廟曰烈士悼也廟既余作迎送神二章教忻人于饗祀之日婆娑歌舞以樂神而井刻之石其辭曰緼瑤瑟兮拊鼓巫緩節兮應舞神之來兮前素旗紛玉佩兮光陸離風颯颯兮妻其若有言兮傷悲曰遭時兮匪昌匪諸良兮疇裏聯虬駟兮徜徉澹忘歸兮樂故鄉睨九原兮晉疆相顧歎欷兮涕泗浪浪終獻兮徹俎停律兮降羽靈濟濟兮旣散焱去我兮何所太行委蛇兮滹沱東流吁嗟此邦兮神之樂丘春芳菲兮秋黍胡不留兮容與陵谷變兮時代移遠有塚兮近有祠英風萬祀兮在茲况我氓兮永思

晉祁大夫祠記

張松

始張子旣拜祁縣之命因喜曰夫祁非晉大夫奚之封土耶昔大夫內舉不避親予不敢作私好焉大夫外舉不避讎予不敢作私惡焉予于是乎得師予仰而觀法焉知所以知祁矣迨至則訪大夫之遺而瞻禮焉世遠蹟蕪漫不可識旣有意於祠祀而力未能也旣而議毀淫祠見西郭而東向有觀音堂者退而自計祀淫匪彝墮城匪儉典章將墜民是用戕迺下教曰其以故觀音堂改祀奚其以祁午羊舌赤左右配或問狐曰大夫之讎也其去之或問大夫而讎狐也奚爲而舉也張子曰夫予于是而後知公私之道判也大夫告老舉子舉讎未之前聞也非大夫之公爾忘私以人事主誰能若是是晉之所以昌乎充是義也雖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解狐之感固深矣故舉其讎以爲相讎往拜謝孤引弓迎而射之曰吾不能以私怨壅子於吾君奚拜且謝爲

也又舉荆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幸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吾怨子矣以是知狐之不欲見其讎與柳也猶大夫之不欲見孤也晉厲之末文公之餘威替矣子周之立也少大夫舉善下皆效之當是時也私怨不入公門是故赫焉霸焉用天下之大履全盛之時而舉數如大夫蕩蕩和平之道當且復見是足爲相天下者之規獨縣令所宜觀法也哉是祠之立誠不可後遂用爲記

新建太原府治記

葉砥

自逾太行迤北抵雲中恆岳盤其東大河塹其西環地數千里介乎周秦燕趙之間者晉之故疆而今天予以封諸王所謂山西者也屬府州邑百餘計觀其山川之雄邃風氣之綿厚城郭之堅完原隰之沃衍有因高節夷固外宅中之勢蓋太原爲第一郡故國都所建藩省所治武衛風紀所司咸於是乎在宜不與他郡等朝廷往往擇所守率難其人洪武五年秋山西省以守臣闕狀聞詔以朝列大夫同知平陽府事淮西湖公維進階中順大夫知是府始公之至以清謹端正爲治軌吏民于大法剔蠹蒐弊離紛決壅處以笑談不數月政以和上官莫不嘉之公惟府治之廢也久矣托署他所地偏屋卑不卽爲圖苟新厥也奚爲而舉也張子曰夫予于是而後知公私之道判也大夫告老舉子舉讎未之前聞也非大夫之公爾忘私以人事主誰能若是是晉之所以昌乎充是義也雖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解狐之感固深矣故舉其讎以爲相讎往拜謝孤引弓迎而射之曰吾不能以私怨壅子於吾君奚拜且謝爲

適晉紀行

王世貞

余以庚午六月起於家過大江北道齊魯歷汴抵衛觀於我國制謂何乃諷於衆衆曰宜遂營於省治之西百步許辨方正位面通衢背崇墉拓基聚材百工偕作始於是年之某月明年某月告成聽政有堂退思有室推諫有廳賓屬有幕廡分六曹門設重局與夫廨地倉庫典獄之所一如制式氣象聿新過者竦然若噴噴不舍去五月某日公移署新治而僚佐賓

屬及郡有司邦人士凡執事者交賀畢合樂以饗于庭公若曰噫來汝衆予承天子命牧此邦三州十九縣之人人之利害休戚懸於予予敢不祇慎乃心以荷天寵以敷宣聖天子德化而與若等事事乎予誓焉用天下之大履全盛之時而舉數如大夫蕩蕩和平之道當且復見是足爲相天下者之規獨縣令所宜觀法也哉是祠之立誠不可後遂用爲記

自今凡我在位君子泊若等入斯門行斯庭以登斯堂者其尚洗厥心新厥德母忘天民母替天職母苟天祿敬念哉一或從欲以敗厥度藉令脫咎殃于身獨不上畏於天而下辱斯地乎衆唯唯而退皆相勵自慎且願立石以著公績示永久爰屬記從事某竊惟皇帝旣新厥命以禮樂教化陶夫民守令于民爲最親故新民之效責守令此宜公于創新治宇之初諄諄然誠於衆其將去舊以卽新新其德以新教化新教化以新民俗豈若務新耳目之觀聽氣體之居養者而然哉民俗旣新其無負聖天子責任之重矣山西諸郡抑不有聞風而興起者歟吁今之爲牧伯得如公落落百數輩參錯天下皆用心若是何愧乎古良二千石乎故予不辭而爲之記若夫歷代之郡號官秩部屬疆理廢置沿革則有郡乘在尚俟來者攷諸

界兩山相對數十百丈巨壑陡絕無底中爲嶺道石
梁如玉雪又復數嶺回顧中原惝恍無盡平楚鬱鬱
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俄而雲繚繞數十里中
互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隨至誦唐人
三晉河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語宛然若畫爲
小憩民居久之以迫暝強發上下峻坂泥滑馬足鑿
落與人趾錯先後甚窘抵星杓驛初鼓盡矣是夕涼
甚五鼓不成寐初九日黎明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
崖表曰孔子廻車處按趙殺竇鳴犧孔子臨河而返
此去河遠蓋傳會語也泥濘益甚未抵澤州飯太行
驛道始平得一小舒瞑抵樵村驛復小雨夜涼如前
夕黎明復冒雨發晨飯高平午後飯長平驛卽秦白
起坑趙卒四十萬人處也問居人不能指其所第云
傍村人劙地尚得銅鏃如綠玉按自此而北爲長子
以至晉陽皆趙地趙旣築甬道秦何以得絕之趙卒
四十萬人爲二萬五千騎中斷不能并力合而爲一
又不能還五萬精騎擊秦絕甬道軍卽糧垂絕當以
死激士心決鬪猶可庶幾萬一因循至於飢相食十
十五五不能軍而始出罷士身搏戰不亦晚乎且秦
王尚自至河內發男子十五以上絕甬道而趙王不
能發晉陽邯鄲未冠者與之角何秦之巧而趙之拙
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而成之者平原君
馬服君子耳過長平爲丹嶺復上下險阻可三十里
而稍平曠復小雨抵長子縣趙襄子所不欲走地也
卽險當亦不如晉陽毋論繭絲也十一日五鼓發會
潞安王守宮用來謁少止午飯余吾驛復陟高嶺至
數重四望皆山雲日映帶如萬玉雉疊嶂高低作銀

海衝濤決排狀已黑雲從東南至大雨驟降道路幾絕嶼屹輕輿中下見數足蹣跚旁皆絕壑乃知浮滄海汎長江車太行道以危身借快目不易也薄暝渡漳河宿硯亭驛十二日凌晨發午飯沁州又四十里小憩鋪舍大雨忽復作轉入深谷中兩旁皆峭壁中通澗道雨益甚飛瀑爭懸崖而下聲如轟雷又似蒼虬吐鬚鬱欲搏人車馬濺濕澗道水暴發昇夫股栗計別取高嶺箭括一門十步九退時時行絕磴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壑數十百丈大約如蜀中左擔山而高下陡急不可狀壁間飛流時時絕道竭力爭而度久之抵一鋪且暝矣衆前白更十五里爲西塘河驟漲不易涉也顧視鋪室皆已傾無所不受雨而民居僅土穴數家不能容幸雨小霽乃決筭棄行李挾其人使佐昇束燎而前凡數渡水始抵西塘河河流砰湃砡砾若擊數千金鉦洶湧衝突目不可正視麾導騎試之馬足雖陵兢然不能踰腹因賈昇者勇亂流謹呼擁而渡相慶且脫險矣行里許復逶迤攀高嶺其峻陥視前更倍雨復奇作束燎皆滅昇夫固衆然不能以左右輔輿第號呼昇者使自力而已勉上輒前踣下輒後踣跬武蹇粉度不可卻奮而行又里許道差寬而權店驛候火亦至稍稍定抵驛將二鼓矣呼酒自勞且以勞從者察其容皆有淚漬痕因自哂奈何以六尺徇一官也是夕雨不止十三日已刻稍晴會行李亦至乃發兩岸皆高山絕雲中爲巨澗沿澗水而北泉聲益奇崩峽束流爲瀑布爲簾爲怒虬爲渴虹者不一蓋自是山皆石骨矣第左道盡則度而右右道盡復度而左其險視西塘不啻類之凡

會也十六日履任

楊嗣

數十渡氣竭興亦盡矣未至南關驛薄暮宿來遠鎮
民家二鼓始見月十四日五鼓復微雨已飯盤陀驛
山自是盡見平土矣申抵徐溝縣近城十里皆行沮
洳間十五日四鼓發至城門署邑者始以月食告不
及救遂行道沮洳益甚從騎多頓委泥中謹呼之聲
相屬久之始畢渡大抵自萬善至盤陀七百餘里無
非山者其中磧爲澗澗旁稍高爲道道稍有羨地則
爲市舍羨地稍寬而稍阜險則爲城邑之所不盡坡
陀上下則爲田其最下所視中原不啻數百千丈矣
徐溝八十里至太原太原四塞天險其南出澤州平
定北出代州道皆行萬山中獨西南抵平陽山以次
大關爲康莊耳太原城壯麗甚二十五睥睨輒作一
樓神京所不如也莽蒼有氣槩若趙襄子尗朱榮高
歡李克用俱於此創霸圖唐神堯李莊宗劉高祖至
用以基大業劉繼元最後平張孝純最後下卽周世
宗宋藝祖之神武粘罕之雄強而不能遽得志者亦
地利然耳然偏陥而瘠其口無所不綰轂非帝王都
會也十六日履任

足折須旋斂跬將投途窮更覓廻合萬變通塞無端擬東忽穴壁掛西趨西或滴水攢午如珠曲蟻穿木戶蟲僅始皆迷不得路既乃化身入無縫塔中而其名有如獨秀則脫體一柱有如天門則嵌圓一鑑地類甚廣難以悉書如此三十餘里絕無膚而有青松產其骨際高不數尺恆賦怪形山桃花者三四月開爛熳無隙夏結小實如彈丸他處亦未之聞也此時無花則雪代爲媚一皴一皴描寫繁帶了無遺恨噫造物者以何工鬼而爲此山於此地將爲中外之限歟何待中國之福也以爲游觀之美歟或者經其地未暇有其心以故古聞其險未有稱其奇者而稱其奇而載之筆自吾始非歟抑有之而吾未聞歟姑記以問夫守蔚而多聞者

正祀考序

閔煦

正祀考者何考諸晉乘名宦鄉賢從祀者正之也名宦者何宦斯土有功烈駿名者也鄉賢者何生斯土有休懿可範者也夫宦有賢名賢稱鄉好亦既取而祀之矣何爲而考正之也夫正者正其人之不正也不正者正以其未考也考之慎斯正之嚴正之嚴斯祀之當祀之當斯淑慝辯淑慝辯斯鑒戒昭而人思勸此聖王鼓舞萬世之機也刻之者何懼其久而清且湮不正者或得以濫與也斯舉也逖邈太古而逮我明貴自公孤賤及遺逸太上以德其次以言苟裨名教咸庸可定否則報享無徵風世無紀奚嗣爲矧澤以世存名畱實著禮自情通者又紛紛于其間嗚呼正其不可已也夫仙居景山李公來按茲土首謁文廟遍觀二祠穆然興感議下文所司校讎裁定煦

不穀爰宣諭郡邑長咸具祀帖以告於是搜冥摘隱覈真拔特抑浮黜僞思爲典禮助茲用告成職當序諸首簡竊仰而嘆曰猗歟休哉祀典之制也聖王所

以曲盡人心感動人情者也是故曰法施於民曰以死勤事曰以勞定國曰能禦大菑曰能捍大患五者作則固至嚴且重矣非此不在祀典夫祀之言事匪誕匪瀆事之道也誕則弗任瀆則弗欵况夫孔子之

祀也東漢永初始有闕里之舉厥後釋奠用八佾軒轅之樂儀文漸甚則知二祠祀典闕而未講久矣洪

惟熙朝撫運凝圖創新洗陋正號定名儀典大備猶於廟位簡釐從祀諸賢經法奕休百世莫易宗廟之美當時且謂得門而入者或寡則今之祠而祀也可無俟於正不考而識也哉故治國如示諸掌必在明

郊社禘嘗之義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亦自飲食將幣帛之餘也在昔法施如譽堯勤事如舜定國如禹禦捍如湯文武已等而上之後有作者雖必不可企而齊令德膚功昭昭睹記于禮皆在考正之選矣論世推澤辨名度實比禮協情固有前人之章程在或詭僻以蔽臆附自私非不穀所敢知也然則三皇

汨於醫師軒轅謬于算祖太公辱於武弁後世之所異而憾者禮樂以俟君子其孰任之况夫八蜡之列雖猫虎有功於人猶不忘報至尊既祭之末且及於輝胞翟闌之徒苟祀典所與者烏敢以訾議之耶是故祀名宦以重功也弗沒其德祀鄉賢以貴德也弗隱其功詳于古公論弗可違也略于今盛典未敢僭也一得自限尚有採酌未詳而疎略之者幸賴高明增損之耳噫嘻茲考也風化關焉由今視後有能興

起焉者知風所自庶無負倦倦崇祀之美是景山公嘉惠意也不穀將冀觀厥成焉耳又何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三百五卷目錄

太原府部藝文二

詩詞

從駕幸晉陽應詔

隋薛道衡

汾上警秋

唐蘇頌

經行嵐州

杜審言

長城梁

王翰

鴈門胡人歌

崔顥

塞上曲

常建

太原早秋

李白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杜甫

使至塞

王維

送都督赴代州

崔湜

冀北春望

李頎

塞下曲

王昌齡

駕幸河東

李頻

送邊將之鴈門

前人

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中言志

苗發

晚秋東遊寄氏第五明府解縣韓明府

耿湋

太原送許侍御出幕歸東都

前人

邊行書事

李昌符

送林明府歸榆次

韋應物

送裴相公上太原

王建

夕次壽陽驛

韓愈

渡桑乾河

賈島

登晉南城樓

前人

畱題南趙古廟

前人

送鮑中丞赴太原

盧綸

過故關

宋韓琦

行代因話江山

范仲淹

感興神堯起兵太原

歐陽修

代州書事

朱熹

過鴈門關

金趙秉文

石嶺關書所見

元好問

馬嶺

前人

讀書山居六首

前人

過鴈門見鴈

前人

龍安

前人

石馬寺

前人

汎泥寺

前人

過盤陀鎮

明于謙

石門煙雨

李崇義

五臺山徧覽名跡

李濂

鴈門用韻

前人

北風吹白雲

胡希顏

萬里渡河汾

李攀龍

心緒逢搖落

王世貞

秋聲不可聞

前人

職方典第三百五卷

太原府部藝文二

詩詞

從駕幸晉陽應詔

隋薛道衡

省方遵往冊遊豫

葉前

經金吾朝戒

道校尉

晚巡營

前人

重轡下飛騎

絕浦渡

連旌闊

水寒

逾咽

松風遠

更清

前人

方觀翠華反簪筆

上芸亭

汾上警秋

唐蘇頌

北風吹

白雲

萬里渡

河汾

心緒逢

搖落

秋聲不可聞

前人

北地春光晚

明于謙

邊城氣候寒

葉前

往來花不發

新舊雪忘殘

水作琴中聽

山疑畫裏看

日驚牽遠役

艱險促征鞍

長城梁

王翰

長安少年無遠圖

一生惟羨執

金吾

麒麟殿前拜天

前人

子走馬爲君西

擊胡

胡沙獵獵吹

人面漢虜相逢

不相見

遙聞鉦鼓動

地來傳道單于夜猶戰

此時顧恩

寧顧身爲君

一行摧萬人壯士

揮戈廻白日

單于濺

血汙朱輪歸來飲馬長城窟

長城道旁多白骨

問之者老何代人云是秦王坑趙卒黃昏塞北無人烟鬼

鬼

登晉南城樓

前人

九日登鎮樓小宴

前人

寄題王內泉曲莊

前人

登馬嶺關口

周弘禪

遊白仁崖二首

王三弼

井門

浪淘沙

梁有譽

朱裴湘

文徵明

周弘禪

唐蘇頌

隋薛道衡

王翰

唐蘇頌

周弘禪

唐蘇頌

周弘禪

唐蘇頌

周弘禪

唐蘇頌

周弘禪

登晉南城樓

前人

龍泉關

前人

登晉南城樓

哭啾啾聲沸天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
當昔秦王按劍起諸侯膝行不敢視富國強兵二十
年築怨聲冤九千里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
北胡一朝禍起蕭牆內渭水咸陽不復都

鴈門胡人歌

崔灝

高山代郡東接燕鴈門胡人家近邊解放胡鴈逐塞
鳥能將代馬獵秋田山頭野火寒多燒露裏孤峰濕
作烟聞道遼西無鬪戰時時醉向酒家眠

塞上曲

常建

翩翩雲中使來問太原卒百戰苦不歸刀頭怨秋水
塞雲隨陣落寒日傍城沒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

太原早秋

李白

歲落衆芳歇時當大火流霜威出塞早雲色渡河秋
夢遙邊城月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

前人

送人之嵐州

塞魯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

過宋員外之間舊莊

杜甫

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劒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過

使至塞

王維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鴈入胡天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

送都督赴代州

前人

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陘
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窗間著一經

冀北春望

崔湜

廻首覽燕趙春生兩河間曠然萬餘里際海不見山
雨歇青林潤烟空綠野閑問鄉何處所目送白雲還
金笳吹朔雪鐵馬嘶雲水帳下餘蒲萄平生寸心是

塞下曲

李頃

黃雲鴈門郡日暮風沙裏千騎黑貂裘皆稱羽林子
晉水千廬合汾橋萬國從開唐天業盛入沛聖恩濃
下輦回三象題碑駐六龍睿明懸日月千載此時逢

駕幸河東

王昌齡

遊訪曾經駐馬看寶隣遺像在林巒泉分石洞千條
碧人在冰壺六月寒時雨欲來騰霧靄微風初動漾

波瀾箇中若置羊裘叟絕勝當年七里灘

送邊將之鴈門

前人

防秋戎馬恐來奔詔發將軍出鴈門遙領短兵登隴
首獨橫長劍向河源旌旗落日黃雲動鼓角陰風白

草翻若使干戈更深入應聞收捷到崑崙

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中言志

苗發

金吾戒道清羽騎動天聲砥路方南紀重嚴始北征

關樓前望遠河邑下觀平喜氣迴輿合祥風入旆輕

祝堯三老至會禹百神迎月令農先急春蒐禮後行

仍親后土祭更理晉陽兵不以勞車轍空留八駿名

晚秋東遊寄氏第五明府解縣韓明府

耿湋

步出青門去疎鐘隔上林四郊多難日千里獨歸心

送鮑中丞赴太原

盧綸

暮鳥聲偏苦秋雲色易陰亂墳松柏少野徑草茅深
霸淚袁安履汾南必賤琴何由聽白雪祇益淚沾襟

太原送許侍御出幕歸東都

前人

昔隨劉越石今日獨歸時汾水風煙合并州花木遲
荒庭增別夢野雨失行期莫向山陽過鄰人夜笛悲
朔夜煙塵起天軍又舉戈陰風向晚急殺氣入秋多
樹盡禽樓草冰堅路在河汾陽無繼者羌虜肯先和
送林明府歸榆次

章應物

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外稀

邑傳榆石在路繞晉山微別意方蕭瑟新秋一葉飛

送裴相公上太原

王建

還攜堂印向并州將相兼權是武侯時難獨當天下
事功成却進手中籌再三陳乞鑪煙裏前後分張玉

案頭朱架早朝排立戟綠槐殘雨看張油遙知鴈塞

從今好直到漁陽以北愁邊鋪恐巡旅盡換山城欲
過館重修千群白刃兵迎節十對紅粧妓打毬聖主
分明教暫去不須高起見京樓

夕次壽陽驛

韓愈

風光欲動別長安及到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陌

柳馬頭惟有月初團

渡桑乾河

賈島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

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留題南趙古廟

前人

鱗皴老樹鐵生斑神宇荒涼野壑閒地僻無人秋寂

送鮑中丞赴太原

盧綸

分路引鳴騶喧喧似隴頭暫移西掖望全解北門憂
拜命臨都護分曹制督郵積冰營不下盛雪獵方休

白草連胡帳黃金擁戍樓今朝送旌旆一滅魯儒羞

過故關

宋韓琦

春日并州路群芳夾故關前驕驅弩過別境荷戈還

古戍遺殘堞新耕入亂山時平民自適白首樂農間

行代因話江山

范仲淹

數年風上塞門行說著江山意暫清求取罷兵南北

去滿樓蒼翠足平生

題岢嵐軍雲際寺

邵雍

煙嵐一簇峙崔嵬到此令人心自灰上有神仙無姓

氏洞門閑倚白雲開

黃河

歐陽修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渡伏浪捲沙流

樹落新摧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

萬里通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

感興神堯起兵太原

朱熹

晉陽啓唐祚王名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鹿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

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輩誰辦取日功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代州書事

金趙秉文

金波曾醉鴈門州端有人間六月秋萬古山河雄朔

部四時風月入南樓漢家戰伐雲千里唐季英雄土

一丘繁馬朱欄重回首煙波誰在釣魚舟

過鴈門關

元好問

四海於今正一家生民何處不桑麻重關獨據千尋

嶺深夏猶飛六出花雲暗白楊連馬邑天低青塚渺
龍沙憑高弔古情無盡空對西風數去鴉

石嶺關書所見

前人

晉溪

小倉月僧

輒輒輶車轉石槽故關猶復戍弓刀連營突騎紅塵
暗微服行人細路高已化蟲沙休自歎厭逢虎豹欲
安逃青雲玉立三千丈元只東山意氣豪

讀書山居六首

前人

瘦竹藤斜挂蘂花草亂生林高風有態苔滑水無聲
石潤雲先動橋平水漸過野陰添晚重山意向秋多
樹合秋聲滿村荒暮景閒虹收仍白雨雲動忽青山
川迴楓林散山深竹港幽疎煙沈去鳥落日送歸牛

漲落沙痕出堤摧岸口斜斷橋堆聚沫高閣樹浮槎
鷺影兼秋靜蟬聲帶晚涼陂長留積水川闊盡斜陽
馬嶺

前人

仙人臺高鶴飛度錦繡堂傾去無路人言馬嶺差可
行此似黃榆猶坦步石門木落風颸颸僕夫衣單望

南州臯落東南三百里鬢毛衰颯兩年秋

過鴈門見鴈

黃庭筠

家在孤雲落照間行人已上鴈門關憑君爲報平安
信纔是雲中第一山

龍安

元王構

下馬龍安寨仙人五字詩白雲君去後翠巘我來時

異代悅神遇百年勞夢思山陰已陳迹俯仰重嗟咨

石馬寺

前人

碧水孤村靜高臺古寺陰僧談傳石馬客至聽山禽
杯動疎松影旆吹空谷音夕陽城市路回首隔叢林

汾泥寺

前人

野寺消煩暑長途促晚行落霞明遠岫返照下孤城
月傍前村出風從古渡生僕夫母乃倦於此亦關情
削桐宮殿古溪泉寃海聲高利濟全曉日僧鐘雲外
寺晚山漁笛浪頭船三秋白鴈蘆花雪二月金鶯楊
柳煙野老石橋驢背上人家村落錦屏前

過盤陀鎮

明于謙

羣峰行盡是盤陀小徑紆廻亂石多風約閒雲難作
雨渠分流水不成河門開野店群雞唱花發春山百
鳥歌一段好懷無處著令人對景費吟哦

石門煙雨

李崇義

不見石門山長臥西陵病不作石門遊徒懷石門景
雙壁下層霄中央作門屏風和景明時萬里雲霄淨
一朝煙雨晨更覺湖山勝煙橫十里洲雨浥三川溟

寒霏裊如絲漠漠羣峰映甘霖湧如注滂沱沛千頃
白鷺過平沙孤鴈沒雲嶺夷歌速歸期樵牧時相應

桃李亦蕭疏松楸更悽耿茫茫青草湖曉藹汀洲並
濛濛綠楊岸澳若瀟湘境蒹葭半江秋離披暗疏影
雲物鏡中沉山川如畫景嗟予老風塵日與繁華屏
時聞山水遊似入羅浮夢何時挾樽酒再與朋曹等
長醉石門秋終朝臥煙艇

五臺山徧覽名跡

李濂

丹丘表西陲五峰標雲際廣袤數百里千秋開壯麗
佛土名清涼是借菩薩智紺殿倚雲根元池通地肺
玉雞號臺東扶光徹幽蔽仰瞻空鶴天俯矚乘獅地
罡風御羊角蜉蝣愴人世余泰煙客流晚得觀山笥
碧房幽可棲珠樹森以翳淮南懷八公日暮采蒼桂

庶幾窺鴻寶終古存瀨氣時繙綠字篇因訂名山契

鴈門用韻

前人

杳杳黃雲古城翩翩驄馬孤征磧塞風鵬不下關河
雪鴈爭鳴何處寒營鼓角誰家暖閣簫笙回首難消
旅恨斜陽無限邊情

鴈門用韻

胡希顏

鴈門古路人到稀碧樹蒼煙入翠微林深山險無行
處新踏輪蹄歸去遲晚天忽霽新晴雨日火炎蒸時
徂暑登高款款步清涼極目龍沙大如許前年北上
過斯關今過斯關許往還山川城郭猶如舊版屋居
人半已殘嗟哉此地多寒苦風土原來近彝魯人生
稟賦自強梁十五便能事弓弩鼙鼓年來原有聲邊
民遙憶李長城東風柳外聞征騎海闊天長無限情

登黃榆馬陵諸山四首

李攀龍

黃榆高不極臨眺亦奇哉河勢中原折山形上黨來
白雲橫塞斷寒峽倚天開搖落清秋色多慚作賦才
不盡寒雲外青峰落照多秋陰生大鹵木葉下滹沱
巨壑藏風雨飛梁挂薜蘿重關三輔地躍馬意如何
振衣巖木下倚杖白雲層落日懸孤塞清秋度馬陵
千峰寒自出大澤莽相仍左瞰襄邢郡分符憶股肱
秋色自冥冥風煙接井陘關門開落日山路出寒星
太守方乘障清時敢勒銘杉松廻溯氣哀壑未堪聽
盤陀十二驛驛似西川畢竟中無地還疑內有天
居民同伏鼠宿客傍栖鶯不待蟬聲苦秋霜向鬢邊
娘子關偶成

太原道中

王世貞

萬古人文禹甸開千山梗杞建章材騰空雨挾龍門
上躡景風從馬邑來彩筆祇應推晉問黃金端不讓
燕臺共稱公子賢多客卓犖誰當五十才

笑可無巾幘贈男兒
晉陽貢院試士

前人

層巒不盡鎖氤氳劍氣時干北斗文浩蕩天爲三晉
輔清涼水自五臺分關如趙璧常完月嶺似并刀欲
剪雲總爲山河能表裏薊門何限羽林軍

登晉南城樓

前人

高城飛閣眺孱顏陡絕丹梯手自攀四塞西開秦道
路百盤中吐晉河山雲邊兩觀扶鳴尾天末諸峰出
鴈關能賦望鄉俱莫問清尊好趁羽書閒

九日登鎮樓小宴

前人

晉陽風色更重陽閣眺千巖萬木蒼白鴈不傳南國
信黃花偏作後時香衰顏倚帽難從落獨客傳萸轉
自傷莫使牛山笑客在一尊聊學少年狂

登馬嶺關口

前人

并門浪淘沙
廝塞說并門郡枕西汾山形高下遠相吞古寺樓臺
依碧嶂煙景遙分晉廟鎖溪雲簫鼓仍存牛羊斜
日自歸村惟有故城禾黍地前事銷魂

宋斐湘

水還聞別墅占青山春風把酒隨花發落日憑欄任
鳥還陰茂濯清幽興足儘偷高士百年間
遊白仁崖二首

王三弼

步入崎嶇石逕高山風六月透征袍岩前久坐無人
到靜聽松風沸海濤
松下何勞問小童白雲深處有仙翁自從覓得長生
訣懶出桃花第一峰

送同年張子畏使代二首

梁有譽

使星遙指晉陽城曉度郊原鐵騎迎狐塞天低橫殺
氣鴈山秋早動邊聲書生倚劒心徒切諸將揮戈意
未平若遇北堂春宴罷還將籌策獻承明

征馬長嘶起朔風獨憐平子思無窮烟塵正值蕭條

候世事宜歸感慨中雲暗故關聽斷角日沉殘壘見
孤鴻懸知弔古經行處好問當年李牧功

并門浪淘沙

宋斐湘

天涯作客獨登樓長笛誰歌出塞愁勾注遠從雲外
落滹沱近向檻前流白狼漢壁人千古紫鴈秦城土
一杯正是逐臣堪洒淚涼風五月易成秋

寄題王內泉曲莊

文徵明

五原南下勢廻環汾晉風煙萃此間見說名園依綠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三百六卷目錄

太原府部紀事

太原府部雜錄
太原府部外編

晉書武帝咸寧二年六月白龍一見於新興井中鳳
鳳集於榆次境

咸寧三年新興雨雹

太康元年五月鴈門雨雹十二月并冀二州大雪

新興雨雹

太康六年鴈門雨雹新興山崩水湧出

惠帝元康五年九月鴈門新興太原榆次大風傷稼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并州旱七月太原新興青蟲食

禾葉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并州草木牛馬毛鬚皆盡

愍帝建興五年秋七月冀州螽蝗

魏書太祖本紀天興元年春正月車駕自中山行幸

將北還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恆嶺至代五百餘里

四年四月晉大雨雪

十七年代州地震

晉書元帝大興元年八月冀州蝗食草盡

永昌元年冀并二州大雨

成帝咸和三年石勒稱後趙改元太和時雹起西河

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海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

萬數歷太原樂平樹木摧折禾稼蕩然

穆帝永和三年并地前後進蒼麟十六白鹿七八月

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安帝義熙七年二月代郡倒荆山白鹿見八月魏主

郡吏賈相入勾注西陘見老人言四十年後聖人出

於北方時當大樂老人隨化爲石人焉

光和六年秋五原山崖崩

中平元年荒免租

北齊書武成帝河清二年太原雨血
河清三年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
梁書武帝天監十一年夏代州地裂
魏書高祖本紀延興二年詔以代郡事同豐沛代民先配戍邊者皆免之

陳書陳文帝天嘉四年太原雨血四月并晉迤西五州旱五月周師與突厥入并州大戰城西伏尸百餘里并州地震

宣帝大建二年并州獻五足牛

大建四年并州有妖狐多截人髮擁土爲城雉之狀

大建六年晉陽大旱得死魃長一尺面頂各二目帝

聞之使刻木爲形以獻

大建八年有鶴巢并州嘉陽殿雉集晉陽宮御座獲之又并州格遠樓下有赤蛇與黑蛇鬪數日赤蛇死

隋書文帝開皇十六年并州蝗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丁丑平定州無雲而雷夏四月

天有聲如風雨相薄自南而西北

仁壽四年龍見代州總管府并中或變爲鐵馬甲士

彎弓上射

煬帝大業元年屬門人房四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

二寸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羣聚於野形變如狼

噉噬行人數年乃止是歲大廐內馬死大半帝怒遣使者按問主曰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帝

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有遼東之役因希旨言曰先

帝使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也帝大悅

大業四年鴈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

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晝合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

穴失卵所在

大業五年代郡饑

十三年劉武周據并州兵勢甚盛城上鞞刃夜每有火光時煬帝親巡北邊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者告變車駕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四十一城突厥盡克之惟鴈門崞不下焉

唐書高祖武德四年太原尼志覺死十日而甦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戊寅忻州定襄地震

武后垂拱三年春冀州雌鷄變爲雄

久視元年并水晉祠水赤如血

長安元年并州文水縣武氏井溢

元宗開元十二年五月太原獻異馬駒兩肋各十六肉尾無毛

開元二十二年榆關虸蚄蟲害稼入并州界有羣雀來食之一日而盡

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冀州獻長人李家寵八尺五寸

開元二十六年榆關虸蚄蟲害稼羣雀來食之

天寶五年九月文水縣野蠶成繭

肅宗乾元二年七月嵐州合河關黃河二十里清如井水四日

唐書李孝郎傳孝郎曾孫嵩少孤事母孝始爲枝江丞荊州長史張東之曰帝宗千里騎吾得其人累擢

衛尉少卿居母喪柴瘠訖除家人未嘗見言笑與兄昇弟暉相友開元初爲汝州刺史政嚴簡有治稱昆弟由東都候之輒羸服往州人無知者其清慎舉如此四遷至黃門侍郎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

原俗爲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甸鳥獸號其地曰黃坑有狗數百頭習食齒頗爲人患更不敢禁嵩至遣捕羣狗殺之申厲禁條約其風遂革

馬燧傳燧至太原遣軍司馬王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與諸將于壁中渭橋帝已幸梁乃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是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瀦爲東隍省守陴萬人又釆汾環城樹以固堤詔兼保寧軍節度使憲宗元和七年正月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是歲甘露降於交城石壁山

文宗太和四年太原饑

六年甘露降於交城石壁山柏樹

武宗會昌二年春代州崞縣羊生二首相連兩尾

宣宗大中三年十月辛巳振武地震壞廬舍壓死者數十人

十二年八月丁巳太原地震

懿宗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家有嬰兒兩頭異頸四手聯足

僖宗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

中和元年九月太原諸山桃杏華有實晉州地震有聲如雷

光啓四年六月乙巳太原大風雨拔木千株損稼百餘里

五代史東漢世家王師北征劉繼元閉城拒守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

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嘆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

契丹附錄石敬塘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塘遣使求救于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耶母名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塘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塘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塘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

鐵圍山叢談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提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土築隄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坌不避也水浸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獲免

後山談叢潘美爲并帥代之北都山有天池焉歲遭通判祭之其後憚遠而罷久之契丹遺祭焉又易其屋記至熙寧中始有其地凡數歲往來不能辨而與之

宋史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牝獸一角似鹿無斑文角端有肉性馴至道二年十一月代州嵐州旱

咸平五年晉州慶唐觀古柏中別生槐長丈餘

六年河北蝗蝻生七月辛亥羣飛翳空趨河東及霜

寒始斃

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代州地震

景祐四年十二月甲申忻代并三州地震廬舍屋壓

吏民忻州死者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傷者五千六

百五十五人畜死者五萬餘代州死者七百五十九

人并州死者一千八百九十八人

寶元元年正月庚申并忻代三州地震十一月忻州

地震

慶曆三年五月乙亥忻州地大震庚子又震西北有

聲如雷

至和二年并州太宗神御殿火

范純仁傳純仁知太原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

仁遺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

推之路葬以萬數計

陳堯佐傳堯佐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

輒憂撓堯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

曹翰傳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爲攻城南面都部

署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三節度分部攻城翰攻東

北而劉遇攻西北與劉繼元直城尤險固遇欲與翰

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

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

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

就繼元甚恐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有娘子廟

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

呂大忠傳大忠爲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

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辭行

大忠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
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

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穎至代設次據主席大忠與

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換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大忠

數與素穎會凡議屢以理折之素穎稍屈已而復使

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

請大忠曰彼遣一使求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

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

既以臣言爲不然恐不可啓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

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

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

韓琦傳琦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

中貴勢貪恣旣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

還之帝命鞭之本省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

豪示以義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旣

又侵耕陽武砦地琦鑿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

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定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

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

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爲禁地其南

則以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

胡宿傳宿以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韓琦守并州請復

其節鎮宿言參商爲仇讐之星國家受命於商丘而

最後服故太宗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

議遂止後琦秉政卒復之

哲宗紹聖元年六月己酉太原府地震十一月太原

府復震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辛亥太原地震彌旬不

止壞城壁屋宇人畜多死忻州禾合穗

大觀二年十二月岢嵐州園地生瑞木

金熙宗皇統六年孟縣重門山五色雲見

元世宗延祐元年冀寧地震四年復震

延祐三年冀寧地震四年復震

順帝至元二年榆次飢

至元四年夏榆次大旱民乏食流移載道

至正二年四月冀寧地震有聲如雷裂地尺餘民居

皆傾忻州定襄縣隕霜殺禾

至元二年四月忻州風霾晝晦大饑人相食

至元二年忻州地大震十月太白晝見

至元二年交城諸縣忻州飢遣使賑之

至元二年忻州西北有赤氣蔽空如血逾時方散

至元二年秋七月忻州地震有壓死者徐溝縣地震

逆裂湧出黑水

至元二十八年大饑遣使賑之保德州地震

至元二十八年大饑遣使賑之保德州地震

明太祖洪武初年榆次夜多野火影中若有人物戲

弄之狀

四年太原古城脩建晉府宮殿木架已具一夕大風

盡頽遂移建於府城

成祖永樂三年祁縣民王文義家馬生龍駒

七年靜樂縣嚴霜殺禾殆盡

十二年秋盂縣城東民李復初地產嘉禾每莖二三

穗知縣李本淨以獻

十三年徐溝縣金嶺二水泛漲入東門渰沒人畜死者甚衆

宣宗宣德七年四月十七日忻州民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璠蹄肉紋如麟頂骨中隆巡撫于謙以獻

英宗正統六年山西大饑徐溝有黑眚之妖民間夜擊銅鐵器以捍之

代宗景泰二年七月十七日甘露降于榆次縣學文廟大成殿前楸樹上是歲大稔

英宗天順四年三月二十日甘露降于太原府學文廟大成殿前樹上有司以獻

憲宗成化二年代州十月大雪人相食

四年六月六日至十一日連大雨繁峙縣大峪口山崩者數處水漲平川高數丈許其聲如雷林木崖石皆順水流而下頃水退有巨石橫居周圍五丈其廣二丈五寸或疑爲老松所化云

六年岢嵐公廨後地約半畝生嘉禾一本五穗者大半太原府本境雨雹大如鷄卵傷稼

八年五月初六日太原府境地震七月榆次太谷壽陽祁縣雨雹傷禾稼人相食七月六日地震有聲

十六年崞縣大風折田禾大饑民多相食文水亦饑

二十二年岢嵐州大饑人相食八月榆次五臺雨雹如鵝卵民飢食草根樹皮殆盡

二十六年寧河府每夜有妖見或爲神像或爲王侯需索酒食時舉火將焚宮室

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夜妖焚府第無遺冠服器

用皆盡妖亦隨滅

孝宗弘治二年八月甘露降于保德州文廟前柏樹上味如蜜三日乃乾是年冬保德州黃河清七日

四年文水河水泛溢害稼及民廬舍六年三月忻州大風晝晦十日榆次地震有聲民居搖動

十年秋霖雨積旬榆次孫家山南移二里許

十二年河曲天鼓鳴有星若火南落於西南

十四年平定州大雨雹害稼保德州黃河清三日七

月太原汾水漲約四丈許將濱河村落房屋及禾稼漂沒殆盡是歲大饑河曲有龍起于縣北

十五年七月榆次大雨水害稼及民廬舍保德州地震有聲

十八年榆次太谷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田苗盡槁米價騰貴

武宗正德元年六月太原閑居寺口山移數十步土人見有物如羊一目一角雲霧數日方散

三年五月平定州雨雹六年岢嵐州太谷水壞城垣漂溺居民千餘人

四年太谷縣雨雹雞卵大

六年平定州天雨土二日四月雨雹

七年春代州大疫秋南北山多虎豹噬樵採人冬十月十二日流星隕光燭地有聲墜而復起入斗口至日出方滅

八年六月榆次壽陽祁縣蝗螟食稼岢嵐衛治前柳樹上露白如酥甘如蜜人爭食之三日而止

十年岢嵐雨雹甚如碌軸大者房屋被毀牛羊斃樹無遺枝赤地千里

十二年繁峙縣北賊搶掠數日人民被戮不可勝紀交城文水徐溝太谷大饑野有餓殍五月祁縣空中有聲如雷落一石如拳

十四年文水縣麥秀二岐或三四岐甚至十八岐者

八年六月榆次旱忽風雷大作拔木百餘株代州八年壽陽縣大蝗食禾稼無餘

皆見家擊銅器以防五晝夜

九年壽陽地震聲如雷日震三次

十一年河曲雨雹大如雞卵六月淫雨水出縣西南四年文水祁縣穀一莖四穗

十二年靜樂硠水大漲二十餘里

十四年文水祁縣穀一莖四穗

十五年榆次大稔斗米二十錢

十六十七二年文水陽曲地俱震榆次冬桃李華太
谷地震屋瓦皆鳴將人搖動正月黑氣蔽空如夜六
月雨雹如斗大

十八年再震盂縣民程保生子三日能言

十九年忻州山中桃李冬花

二十年六月榆次淫雨涂水溢漫流四十餘里人多
墊溺詔免田租八月異犬生耳目各四足有八

二十一年保德州地大震有聲房屋傾覆是月榆次
有龍起於東城雉堞皆有烟痕

二十三年文水大疫

二十四年夏虸蚄生榆次民劉廣厚妻一產三男秋
八月隕霜害稼詔免租

二十五年榆次城南門災火經夕不滅樓櫓皆空五
月雨雹如拳殺人畜甚衆六月有狼盛集于野噉食

兒童數十餘九月民趙懷龍妻一產三男十一月木
冰十八日木再冰皆凝綴如玉日晡未銷

二十七年文水縣歲大熟

二十八年嵐縣敵入殺掠甚慘

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太原夜有鬼火如列炬自
西南往東北長一二十里人皆見之忻州民間有雄
雞變爲牝雞保德州風霾蔽天晝晦如夜孟縣民間

有雄雞化爲雌
三十二年興縣水摧西南城角太谷縣霜隕稼
三十三年岢嵐州城東五里路旁置甲冑十餘副製
大于常晨行者皆見之頃之則無靜樂縣碾水大漲
衝決城垣民居河隄無跡

三十四年祁縣修善村民薛明妻李氏一產三女太
谷地震十二月忻州地震有聲

三十七年八月靜樂縣雪深殺苗

三十八年興縣每夜狐精見代州上曲村地坼方丈
餘泉出如湧五雲烟雲見泉上

三十九年太原府所屬大饑

四十年五臺縣大饑

四十一年徐溝縣大豐米三斗價銀一錢

四十三年保德州敵踰河殺防禦及軍

穆宗隆慶元年太谷縣十月木冰十日而解

二年六月興縣龍飛震死人民靜樂樓煩屬門村晝

則星落入地掘出黑石重千斤

三年交城代州大雨雹大風拔木

五年冬徐溝池冰厚一尺許有虬掀木而起長五十
尺闊五尺兩旁擁冰高二尺祁縣疫傷甚衆

六年祁縣風霾晝昏如夜十三日夜震有聲至六月
不雨六月一日日食雨雹猛風拔木

神宗萬曆元年府文廟生西瓜蔓綿丈餘結瓞十一
是科得偶者十一人人咸以爲先兆

二十三年陽曲縣北門外大風拔樹百株

二十八年文水縣天鼓鳴五月大雨雹麥盡傷

二九年崞縣北城樓兩獸口吐煙占者云主旱果

驗

三十年河曲縣天鼓鳴崞縣大饑

三十二年文水縣雨雹繁峙縣暴雨漂沒人口房

屋殆盡

三十三年平定州獻赤睛白兔汾水徙文縣東民災

三十四年孟縣薄暮烈風迅雷暴雨冰雹傷稼十二

月晉府宮殿焚寶物皆盡初六日地震

三十五年晉汾水漲于城東二十里形如環抱堪輿
言主多發科是歲果中十人

九年平定州大疫

十一年六月靜樂霜殺禾八月桃李復花地大震崩
十二年代州有年

十三年興縣徐溝交城等縣大饑

十四年陽曲至太谷平定徐溝等縣大旱斗米二錢

十五年保德州繁峙等處大旱交城空中有火墜地
大如斗七月岢嵐州隕霜民飢

十六年交城縣狼羣行道路食人六月狼復爲害是

月大雨水沒田傷人畜甚衆九月岢嵐州天鼓鳴三

日至四日隕星其聲如雷星爲石青黑色長三尺餘
形如枕太谷縣雨雹大如雞卵

十七年太原縣地震數十次夜尤甚

十九年三月忻州有火自東南流塗西北

二十二年太谷縣正月看燈火城門內踏死八十餘

人

二十三年壽陽縣北門外大風拔樹百株

二十八年文水縣天鼓鳴五月大雨雹麥盡傷

二九年崞縣北城樓兩獸口吐煙占者云主旱果

驗

三十年河曲縣天鼓鳴崞縣大饑

三十二年文水縣雨雹繁峙縣暴雨漂沒人口房

屋殆盡

三十三年平定州獻赤睛白兔汾水徙文縣東民災

三十四年孟縣薄暮烈風迅雷暴雨冰雹傷稼十二

月晉府宮殿焚寶物皆盡初六日地震

三十五年晉汾水漲于城東二十里形如環抱堪輿
言主多發科是歲果中十人